

一世
传奇

鸚鵡晒月
作品

上

【完美终结】

毒后倾国

九炎落番外独家首发

清贵如他 杀人如麻
不畏天下 唯独对她
低入尘埃

鸚鵡晒月 掌門人
年度巨獻 榮耀上市

前世，世人皆当**他为废物**。
欺他、辱他、折磨于他，她亦然。
最终他成龙，清贵无比。

再世为人，她定要在
所有人之前
对他好。

毒后倾国

【完美终结】

鸚鵡晒月
作品

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毒后倾国. 完美终结 : 全2册/鸚鵡晒月著.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
ISBN 978-7-5399-7901-4
I. ①毒… II. ①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66418号

书 名 毒后倾国·完美终结
作 者 鸚鵡晒月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编辑 风染白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70千字
印 张 35.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901-4
定 价 5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上

第一章	被迫入宫	1
第二章	太子凯旋	25
第三章	崇山归来	69
第四章	整顿后宫	86
第五章	宫闱秘事	122
第六章	后宫惊变	148
第七章	不识好意	182
第八章	锦榕出宫	216
第九章	各尝苦涩	239
第十章	皇子诞生	253



目录
CONTENTS
下

第十一章	冷宫失火	285
第十二章	斩草除根	313
第十三章	马背惊魂	340
第十四章	后宫风云	366
第十五章	重拾回忆	393
第十六章	往事随风	422
第十七章	嫌隙丛生	449
第十八章	冰释前嫌	472
第十九章	自作聪明	502
第二十章	不顾一切	531
番外	至尊的选择	548



第一章 被迫入宫

DUHOU
QINGGUO

为人父母，总会给孩子最好的，贩夫走卒、帝王将相无一例外。

也许他们的给予不是儿女心中所想，但绝对不是最差。

就像孝慈的坚持，赵国公老夫人的选择，他们都赋予了子女或者在他们眼中不算好的姻缘，但他们一定是绝对占据着主动权的一方。

他们的子女，一个毫无坎坷地长成一代帝王，一个“和离”就像赶苍蝇，连后期纠纷都不敢有，谁能说谁的就一定不好。

九炎丰不认为他的坚持有错，他只是单纯地站在父亲的角度，想为儿子争取一个端庄、懂礼的皇后。虽然这个皇后也许不是九炎落心中最爱的，也许不会如九炎落的意。但那位皇后一定是最适合九炎落的，知书达理，端庄沉静，为他打理后宫，为他生儿育女，然后教育出最出色的皇子甚至是太子，让九炎落家庭与爱情双丰收。

他为什么不坚持？！

赵玉言想得很简单，瑞枫叶已然如此，就算撑过来了，忠王府的地位也会有所动摇，几年之内肯定缓不过来。悦儿可是得罪了现今如日中天的玄家，她可没忘那晚玄天机的样子，那少年绝对阴损。如果忠王府稍微镇不住他，他会为女儿做出什么？

各种利弊让赵玉言选择了九炎落，不否认有孝慈给她的震撼，但她更相信悦儿，就算失了九炎落的宠，悦儿依然能立足，能过得很好。

感情只是成长路上一段孩子们认为美丽的记忆，过去后，才是生活的历程。就

如赵玉言现在一样，和离了又如何，只要不在乎流言蜚语，她仍是所有夫人中过得最肆意的一位。

悦儿，别怪娘心狠，娘也是为你好。

红烛无奈地走进来，见夫人又在深思，只能苦笑，“夫人，小姐又来了，问夫人进宫问得怎么样了，怎么一点消息都没传出来？”

赵玉言闻言收起书信，直接道：“让小姐进来。”

红烛顿时如释重负，她都快顶不住小姐的再三询问了，“是。”

章栖悦冲了进来，跑到母亲身边紧张地看着母亲。

赵玉言温柔地看着女儿，帮她拨正跑乱的发丝，看着她着急的眼睛，心里着实有几分愧疚，但被自己生生压下，“娘问过了，你……”

赵玉言欲言又止地垂下头。

章栖悦着急道：“娘，你倒是说啊，皇上答应了没有？不行的话……不行的话我去战场……”

赵玉言看着女儿慌乱的样子，顿时怒了，“胡闹！你一个姑娘家乱说什么！枫叶现在在边关被看管起来，有太子护着不会有事。”

赵玉言微微错开章栖悦的目光，小声道：“如果……让你进宫你愿意吗？”

“娘你说什么呢？我没听见。娘，你倒是说啊，是不是皇上让你答应了不好的事？”章栖悦猛然想到一种可能，顿时惊慌地拽住母亲的手，“娘，皇上是不是让你……”陪他？

最后两个字章栖悦问不出来。

赵玉言却领会了，顿时面红耳赤，“瞎说什么，越来越不像话，都是大姑娘了还这么……还这么……”

赵玉言到底没说出什么太过指责的话，而是叹口气，“没有，他都多大年纪了，瞎想什么。”

章栖悦如释重负，如果让母亲做母亲不喜欢的事，她真是……

“那皇上……”

“皇上让你入宫。”赵玉言突然开口，就像怕没有勇气骗女儿一样，瞬间看向章栖悦。

章栖悦愣了一下，看了母亲一瞬，惊愕慢慢从眼中散去，变得无比平静，甚至可以说沉寂。

赵玉言被看得发毛，不可否认，她对女儿自信也是因为这一点。女儿冷静得可怕，如果五岁之前，赵玉言最不看好她入宫，那么现在她最看好的便是女儿，可……

赵玉言说了第一句，后面就变得顺利了，“皇上这是要挟你。如果你进宫服侍太子，这件事皇上就周旋；如果你拒绝，皇上便把瑞枫叶交出去。自然了，皇上说，你也可以跟着他赴死，看悦儿的意思。”

章栖悦抬起头又垂下，然后冷笑，“他还是不死心。”

赵玉言看着女儿，“谁说不是。”眼皮丝毫没动，老练得像是身经百战，“只是不是后位，但丰润承诺，三年内也不会让谁高过你去。”这是刚才她跟丰润谈的最后条件。

三年，三年后悦儿十七，该是她的就是她的，不是她的再争也没用了。有个皇贵妃的位子也能衣食无忧、颐养天年，总比跟着瑞枫叶强了点。虽然悦儿以后可能没有大富，可也没有大祸！

章栖悦低着头，眼里没有丝毫情绪。赵玉言紧张地晃晃她，心里突然有些没底，“悦儿，悦儿……”

章栖悦心里怒火翻涌、风浪滔天，可试问皇上又说错了什么，人家不过是用了你求的事，成全人家的愿望！救下瑞枫叶付出这样“小”的代价，她不该感激涕零、三呼万岁？

赵玉言急忙晃动她，“悦儿，悦儿，你怎么了？别吓娘，一切好商量，好商量……”

章栖悦猛然抬起头，眼中情绪复杂，她不知道此刻该庆幸她有价值，还是感叹命运不济。到底还是前者居多吧，至少，在她无能为力时，她还可以救他，至少皇上愿意保他。

赵玉言见栖悦表情不对，仿佛心死魂飞一般毫无生气，“悦儿，看看娘，悦儿……”

章栖悦虚妄地对母亲一笑，从容淡定如初，“没事，女儿去看看忠王妃，王妃昨晚又没有吃东西。”说完径直转身。

赵玉言看着女儿沉寂的背影，嘴边的挽留到底没说出来，反而更加坚定。这是她的女儿，面对这种事，小小年纪的她也能冷静若斯，如果她不能站到孝慈的高度，谁能！

赵玉言的手放下，心思渐渐坚定，平日与世无争的眼眸里也有了算计的火焰，“红烛，备车去国公府。”她要跟母亲商议一下，看看她到底有没有做错。

丰润历四十年夏初，皇上力保瑞世子未有罪责，只交出了随行武将，赔付白国百万两白银，并开放部分边关贸易，称如果白国不服，尽管来犯。当时太子亲镇边关，方才平息此事。

两个月后，皇上派人接章栖悦进宫侍奉年迈的太后。为了给孩子一个服侍的名分，封章栖悦为太子良媛，正四品女眷。

此事丰润办得很低调，但还是引起下面的窃窃私语，不得不让人怀疑，忠王府什么时候跟赵府解除了婚约，由此前些日子的事又占了几分重量。

是章小姐看不上国犯瑞世子，还是瑞世子怕耽误了章小姐？或者是皇上趁机要挟了什么，再或者就是章小姐攀龙附凤！

但也有小道消息流出，说是瑞世子怕自己不久于世，私自解除了跟赵府的婚约；然后章小姐一蹶不振，几欲求死，在去上香的路上碰到了尊贵的太后娘娘。娘娘怜她痴心，就把章小姐带在了身边。可进宫总要给孩子个名分，便封了正四品太子良媛，否则这不选秀不怎的，怎么就封了太子后宫。

可有人信吗？

只能说一半一半，因为见过章栖悦的人确实发现章栖悦瘦了，人也变了很多。熟悉她的人发现章栖悦做事为人更加完美，就连笑也柔得让人从心里觉得温柔，仿佛什么都激不起她的情绪。

赵玉言心里发虚，她觉得女儿对周围的环境更加苛刻了。

以前章栖悦喜欢的珠钗没有摆在梳妆台上，她会嘟着嘴吓唬婉婷，直到把婉婷吓得给她备下所有珠钗，才会开心地对着婉婷笑。现在不会，没有了如意的东西章栖悦就不梳妆，就那么坐着，缺什么少什么都问不出来，安静得瘆人。连婉婷、弄巧故意逗她，也没反应。

饭菜不合胃口了也不吃，章栖悦并不闹也不说什么，只是不动筷子，就在座位上品水，看得赵玉言莫名心颤。

她跟栖悦谈了，问她是不是心里堵得慌，是不是不服皇上的安排还想着瑞枫叶。

章栖悦说没有，还说怎么会怪皇上，皇上给了她救瑞世子的机会，该感激才是。

栖悦答得滴水不漏、神态端庄，赵玉言却放心不下来。后来太后把人接走了，赵玉言就更不放心了，唯恐女儿跟太后使脾气，孝慈可不是好相处的人，万一女儿受了委屈……

赵玉言有点后悔了，着急得不行。以前女儿在家，脾气上来了她还能照应，现在女儿进了宫，她总是担心女儿是不是犯了犟脾气、是不是得罪了太后、是不是开罪了女官、是不是冷冰冰地看着别人，犯了皇家的忌讳，以至于思虑过重，竟然病了。

赵玉言病得糊里糊涂时就给皇上写信，想把女儿接回来。

最后国公老夫人狠狠斥责了她，章栖悦亲自写了一封调皮的信安慰，才好了几分。

忠王府自盛夏以来，分外安静。从章小姐不来后，王妃一夕间再没生过病，对人三分笑，见人几分怜，好像那个略显个性、热情奔放的王妃不见了，此刻的她是忠王妃，是世子的母亲，撑起了这个家。

问她怨吗？怨恨章栖悦抛弃儿子，不选择跟儿子一起赴死，成全儿子的爱情？

庄小蝶自认不追求精神的完美，她现在也没资格追求，她只想儿子、王爷平安地回来，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章栖悦走了她能说什么挽留的话？如果章栖悦离开，能救她儿子一命，她求也得求她进宫。原谅她自私，她只希望儿子看开些，能不那么固执。

庄小蝶点完香，拜了拜，对着菩萨道：“叶儿，你可能以后遇不到最喜欢的，但那并不影响你的生活。”

琼楼玉宇，一片庄严的后宫最近涌动着莫名的暗潮，久居皇后朝露殿的权如儿变得分外尴尬。

权如儿以前每隔两天就去一次储君殿，看看缺了什么少了什么，帮忙规整下太監宫女们打扫不到的地方。现在可好，储君殿住进了女人，她去算怎么回事！

权如儿委屈地咬着下唇，久不动怒的她，暗恨地砸碎了手边的铜镜！她在宫里住了九年，九年啊！漫长得她都不记得家的样子。

人人都告诉她，她是未来的皇后，是后宫未来的女主人，可现在算怎么回事！她还没有被下聘，还没有国礼，另一个女人已经授了正四品的封位堂而皇之地住进了储君殿！谁来告诉她，她算什么！朝露殿里寄养的虫子，还是皇家最不被看重的儿媳？

那个女人一进宫不是侍女，不是给太子的通房，直接就有了封位，把她权如儿当什么！就算是一只猫狗也不至于被主人这样搁置！

权如儿趴在桌子上忍不住哭了，多年的委屈、心里的苦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她心里的感觉谁曾重视，姑姑只会许诺，让她不要急。

她是不急，可她更不想变得可笑。这些天宫里都在看她权如儿的笑话，就像以前九炎端履追着章栖悦跑，宫里的人都来安慰她一样，那些人的嘴角里清晰地带着嘲弄和虚伪。

这两年好不容易有所改善，太子对她体贴，皇上也多有恩赏，她成了众人心里的太子妃，她以为……以为……

权如儿把桌上的东西全部扫落在地，在皇上心里可曾尊重过她！尊重过权家！
章栖悦，世间男儿何其多，你怎么偏偏抢我看中的！

房嬷嬷遣退了所有宫人，任小姐发着脾气。任谁碰到如此多的不如意也会动怒，更何况是本就不如意，好不容易看到希望的权小姐又遇到这种事，小姐怎么能不心里别扭。

就连在宫里看了多年的房嬷嬷也摸不透皇家的态度了。若说皇上不满意权小姐，可他也并没封章良媛高位；可若是皇上满意权小姐，那总该先定了太子妃的位子再定良媛。

唉，怎能让小姐不寒心。

房嬷嬷走过来，疼爱地拍拍小姐的背，“小姐，别哭了，她到底是定过亲，又是这样被抬进来的。顶天了就是位妾室，您何苦为了一位妾室伤了身子。”

权如儿闻言，哭泣着扑入房嬷嬷怀里，楚楚可怜，哽咽不已，“嬷嬷，我难受，难受……”

房嬷嬷怎能不了解，叹息地抚摸着主子的头发。她比小姐看得更远，这位章小姐尽管曾经定过亲，可长得真是好看，她让关系不错的嬷嬷们去打听了，说是比前些年更漂亮，气质性格也好，身上那股劲，男人见了都喜欢。

房嬷嬷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就怕太子念了旧情对这位章小姐有所痴迷，到时候万一成了太子的首位女人，有那份初衷，恐怕就成了权小姐未来的阻碍，拔都不好拔。

权如儿哭了一场，情绪慢慢缓和，却抱着房嬷嬷没有松手，凄婉地问：“嬷嬷，您……您说我算什么……”

房嬷嬷闻言立即严肃地道：“小姐是未来的太子妃，大周国未来的皇后，高高在上的尊贵，怎可因为一些小入妄自菲薄，顺了别人的意。”

权如儿目光茫然，笑意讽刺，“小人……”章栖悦吗？让太子殿下百般护着的女子，不过是因为被溅到了茶水就心疼不已的女人！

权如儿想到游船时，平日谈笑自若、风度翩翩的太子对章栖悦的维护，顿然一愣，委屈的眼里陡然射出两道寒光。她输不起更不能输，她不想太子被抢走，不想。

权如儿想到这里突然拽住房嬷嬷问：“嬷嬷有办法让她永远消失吗？”

房嬷嬷闻言立即推开小姐四下检查，直到去外面走了一遍确定墙下无人后，才松了一口气，然后压低声音道：“小姐，这话万万不能对嬷嬷以外的人说，您容嬷嬷几天，嬷嬷想想办法。”

房嬷嬷在宫里待了多年，各种手段见多了，她最开始时不说是怕小姐接受不了；现在，小姐有这样的想法最好。这位章小姐不同于别人，她对太子有恩，皇上维护，

人也漂亮，实在不适合让她成长起来。但更不能操之过急，必须得天衣无缝，看似“正常”。

权如儿见房嬷嬷没有指责，提起的心慢慢放下，刚才说出那句话时她觉得自己坏透了，再也不是曾经无欲无求的她，她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只要房嬷嬷斥责她一句，她一定认错，再也不这样想。

可房嬷嬷没有，房嬷嬷甚至跟她的想法一样，让她隐约觉得她或许没做错什么。宫里生活不易，她更是不容易，她不为自己着想怎么行！权如儿慢慢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既然皇上和皇后都不能保护她，她就要自己保护自己！

夜色沉沉，只有天边一钩冷月清照。章栖悦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月色粼粼的储君殿荷塘边，垂柳灯火，明明身边的人很多，却静得没有一点声响。

白色玉台砌成的栏杆在月色下倒影在水里，偶然有一只青蛙跳过，打碎了安静，影像霎时错乱，但下一刻又快速归一，成为前一刻的样子。

章栖悦坐在湖中的亭子里，一袭杏粉色的高腰衣裙勾勒出她婷婷的身形，长发垂在腰际，一条丝带迎晚风吹起，别有一股醉人心神的魅惑清俊。

不远处一位宫廷乐师在轻捻弹唱，轻灵欢快的曲调，仿若惊动了池里的游鱼纷纷涌来附和，欢快肆意。

可除了一曲几鱼，周围安静得可怕。

章栖悦望着湖面，往日多情温和的目光现在清冷无波，在这她尚不算陌生的地方，实在没有美好的记忆，让她想睡都睡不着。好像一夕间，她极力忘记的过去，因看到了熟悉的景致，争先恐后地从记忆深处涌出来，让她分外烦躁。

若是以前，像现在这样烦躁的她，一定会找犯错的宫女出气，长长的指甲划在她们脸上，看着娇颜破败才能解气！但现在，她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这么站一会儿，在心里算算瑞枫叶还有两个月的归期，便能安静几分。

说是孝慈太后把她接进皇宫，陪着太后，那不过是对外的说法。孝慈太后何许存在，怎么会让章栖悦伺候她几日，涨章栖悦的身价，那不是更给朝露殿那位添堵，到时候权家都会恨上她，弄得僵持不下。

以前不就是如此，栖悦得理不饶人，权如儿忍气吞声，最后权家大怒，栖悦依然倔强地不妥协，闹得母亲和舅舅都跟着她与权家扛着，最后她赢了又如何，还不是那样。

章栖悦恍惚间抬起手，杏色的披帛随着她的动作垂在手腕处，露出一小截皓腕，可她仿佛又想到什么收回手，握住了手里的鱼食。

弄巧垂着头，从眼角处悄悄地看了一眼婉婷。

婉婷见状，头瞬间垂得更低，月色打在她光滑白皙的脸颊上，十分通透，美丽。她什么也不懂，宫廷礼仪是上个月临时学的，平日在宫里都不敢随意说话，弄巧姐姐看她也没用，她也不知道这时候该怎么劝良媛回去。

弄巧叹口气，婉婷什么都好，人也漂亮，就是胆小，“小姐，时候不早了。”

婉婷闻言急忙点头，后察觉到小姐背着她们看不到，急忙开口：“天晚了，冷……”

章栖悦听着她们小心翼翼的声音，心里隐约觉得好笑，有什么可恐惧的，难道别人都以为她心里不痛快，会把怨恨发泄在宫里？

怎么可能！

皇上到底是给了她换枫叶的机会，而枫叶的归期已定，还有戴罪立功的机会，上个月更是打了胜仗！多好，这样的话，他还是他，堂堂忠王府的世子爷。

对他来讲不过是少了自己这么个拖油瓶，有什么阻碍。以后大周平定了内乱，攻打白国，瑞枫叶身上的那点污点也会瞬间消失，说不定还会是攻打白国的先行军，立下赫赫战功，然后开始他传奇的一生，遇到在他生命中绽放了无限光彩的燕京名伶。

而她，不过是偷了不属于她的几年，做了一个美丽多彩的梦，梦醒了她依然站在宫里，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她没在冷华宫。

章栖悦想着想着不禁自嘲地笑了！

她难道不该笑死自己吗！躲来躲去，弄到最后竟然还是这个结果，试问她心里怎么会没有恨！

可又该恨什么！恨她一开始就没认清自己的渺小，不该跟命运对抗，平白祸害了人家瑞枫叶？还是恨她不该认为自己重活一世，高兴得找不到北，去享受狗屁生活？

弄到现在，她反而成了最可笑的一个！

早知如此……早知如此……

章栖悦望着月光静洒的湖面，苦涩自嘲：早知如此，何必兜转这一遭。

章栖悦转身，凌然柔韧的身影在月光下拉长，清瘦绝美的身姿自成一幅画卷，轻拂碎发，罢停琴音，几个动作中已有道不尽的柔美。

跟在她身后的小宫女们早已痴迷沉醉，朝夕相处了一个月，越发觉得新主子好美好美，心里不禁雀跃，跟着这样的主子，应该有出头之日吧。

红烛一路亮起，储君殿新开出来的紫福阁见主子回来，喧闹了好一会儿，才伺候完主子，渐渐熄了灯。

同一时间，储君殿正殿中，侍候太子的宫女们休息的偏房里依然亮着灯。

一袭粉色一等大宫女装的锦榕坐在榻上，拨弄着屋里的香薰，脸色不善。

十二岁的锦榕出落得非常漂亮，是储君殿人人争相巴结的大姑姑。她小小年纪做人处事便十分老辣，连以前对她有提携之恩的宋嬷嬷也不得不说这姑娘很有灵气，又跟太子出自南院，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此时，房间里只有两人。太子不在，李公公跟着出征，负责打扫宫殿的下人没资格来这里休息，所以这个时间这里只有锦榕和宋嬷嬷。

锦榕听完下面的人回话，挥手让人下去，漂亮的凤眼里流露出一丝不喜，“可是睡下了，如此没规矩。”

宋嬷嬷正在缝补衣服，慈祥地看了锦榕一眼，没有接话，心里却明亮得很。自从紫福阁里住进了女主子，锦榕一直很古怪，好像什么事也看不顺眼，接连罚了好些个婢女。

锦榕也不知怎么了，就是不喜欢紫福阁住着的那位，看到她就浑身不自在；尤其看到她高高在上、目空一切的样子，就像一根刺扎在她身上，让她觉得自己十分可笑。

宋嬷嬷焉有不懂的道理，以前这储君殿只有锦榕是太子身边的亲随，宫里所有的小宫女、老嬷嬷都忙着讨好孩子气的她，希望通过她能尽快在储君殿站住脚。可现在不一样了，储君殿住进了正儿八经的主子，吃穿用度、膳食规格、排场气度，都是正儿八经的主子享受的最好，这怎么能不迷了锦榕的眼。

宋嬷嬷想，以前锦榕得了下面的人上贡的珍珠胭脂，能让她在储君殿所有丫鬟面前显摆很久；现在，她完全没了优势，因为好东西紫福阁有的是，里面的主子一个高兴，成套成套地打赏给下面伺候的人。

昨儿一个四等丫头，还得了一枚点翠钗，那可是真正的主子们能用的东西，殿里的小蹄子们围着看了好一会儿，独独没叫锦榕。

锦榕心里能痛快了？

宋嬷嬷觉得最让锦榕没安全感的是，最近储君殿里的老人不像以前那么讨好她了，虽然对她依然恭敬，但已经能越过她与太子搭上话了。

宋嬷嬷是老江湖，自然懂得里面的门道。如果不是看在锦榕漂亮，又是太子身边老人，他们主仆年龄又相仿，不知有没有那种事，不好除掉锦榕。否则，恐怕那些资深的储君殿势力早把她除了去！好在锦榕聪明，也知道有些人得罪不得。

锦榕放下香杆，小脸上布满不悦，“不就是个四品良媛，瞧她们一个个跟巴结祖宗似的，以前权小姐来也不见她们上赶着伺候。”

宋嬷嬷闻言状似不经意地开口：“那能一样吗？权小姐到底是没正名的主子，紫福阁里的可是正儿八经的主子。”

锦榕闻言小脸顿时皱在一起。主子，主子，一直强调什么，她又不是不知道！不就是出身比自己好吗，就要压在自己头上，哼！有什么了不起的！

锦榕看得多了，很多不得势的主子还不是被下面的人耍得团团转。对啊！锦榕眼前一亮，太子不在宫里，她是不是该……

宋嬷嬷见锦榕眼睛活了，眼里露出欣慰的光彩，年轻人就该有想法，看到了紫福阁那位的富贵也该赶紧让太子给自己个名分。若是以后太子称帝了，锦榕再努力，顶天了也就是一个贵人。那么，她在锦榕身上下的工夫不就白费了。

翌日，各宫的主子用完了早膳，外面的守卫换了一次岗，晨光满城，鸟语花香，悠闲无事的皇妃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逛了一遍御花园。

章栖悦还没有起床，不是她赖床不起，而是还没有睡醒，昨晚很晚才歇下，今晨紫福阁寝房里安静得像过黑夜，窗子都下了厚帘，屋里摆放着冰水，温度适宜，光线正好。

章栖悦根本醒不来。

刚跟了栖悦的花嬷嬷更不会叫，目前宫里又没有主子，良媛愿意睡就睡会儿，几时醒了再进去伺候。

于是门口留了两位看房的宫女，静悄悄的紫福阁，奴才们都为主子休息变得轻手轻脚。

直到日上三竿，过了午饭点，章栖悦才悠悠转醒，乌黑的长发铺散在深红色的锦被上，粉嫩的衣服在花嬷嬷掀起床帏时散发着诱人的光泽，迷蒙的大眼睛看着阅人无数的花嬷嬷。

不是花嬷嬷势利眼，觉得小主子有前途就尽心伺候，而是大多数时候，她觉得这样的小主子很可人，就连她看着都喜欢，更何况男人。

花嬷嬷早被告知良媛醒了，特意在外面候了一盏茶的时间，就是想让主子再休息一下，现在掀开帘子刚刚好。

弄巧、婉婷、弄一、婉一，身着四等宫女绿绸，已经备好了洗漱物品恭敬地等在帘外。

弄巧见良媛看向她，立即放下毛巾，过去扶主子起床，“主子，外面花园的花昨夜开了，可好看呢，待会儿奴婢带主子去看看。”

花嬷嬷立即道：“这么热的天气，也就你们闲不住，若是晒到了主子怎么得了。”

弄巧闻言偷偷对主子努努嘴，换来章栖悦几个月来的难得一笑。

弄巧见状，愣了一下，眼里隐隐有泪光闪烁，什么都不敢说，急忙伺候主子

洗漱。

繁杂华贵的衣服顺着章栖悦沐浴后光洁冰爽的肌肤穿戴在她的身上。绣着整片大朵牡丹富贵的荷叶袖，在章栖悦两手交叠时如一幅水墨画，流光溢彩地遮掩了她半个身子，轻纱柔锦，缥缈若仙。

花嬷嬷亲自为小姐梳妆，第一次伺候章主子时，她就觉得小主子十分完美，她甚至推荐不出出色的养颜东西给自己加分。比如主子这头乌黑冰凉的秀发，即使宫里的秘法也不见得养得出来；还有主子身上的衣服，无论是做工、花样、材质都与宫里不相上下；就是这一身通体幽香的养生功夫也让花嬷嬷望尘莫及。

唉，这些笼络主子的小伎俩在章栖悦这里是没用了，花嬷嬷心里想着。外界果然传言不虚，皇上对这位曾内定的太子妃宠爱不已，如果不是原太子发生那种事，这位小主子恐怕已经是当朝太子妃了吧，那是何等尊耀的地位。不过听说小主子定过亲，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她们长期在宫里，只是听说了只言片语，了解得不多。

花嬷嬷急忙拉回思绪，含笑地为良媛梳了少女发髻，正冠时为主子在两鬓插入了两根蝴蝶钗，柔化了主子眼中的默然，多了分少女的活泼多情。

“主子真是漂亮。”花嬷嬷夸赞道。

章栖悦对花嬷嬷怎么打扮自己没有意见。

弄巧却接道：“我们主子不单人好看，穿衣打扮更是讲究。若是以前，小姐可不准往头上戴两根簪子。”弄巧说着，突然闭了嘴，愧疚地垂下头，她没有说花嬷嬷做得不好的意思。

花嬷嬷愣了一下，急忙为良媛去了一根，跪下请罪，“主子，奴婢不知主子忌讳，奴婢当罚。”

弄巧也吓得赶紧跪下，夫人千叮咛万嘱咐，进了宫让她管住自己的嘴，万万不能得罪了宫里的老人，亏她们前期还打点了紫福阁的嬷嬷，今日她就不小心得罪了花嬷嬷，给小姐添了麻烦。

婉婷也跪了下来，屋里的人几乎眨眼间都跪下了。

章栖悦没说什么，连表情也没变一下，不惊慌于屋里人的惊慌，不安抚新人老人，好似她们只是请了个再正常不过的福礼，提不起一点兴趣，“传膳吧。”

花嬷嬷微愕，甚至不顾规矩地看了眼主子，眼里瞬间多了抹恭敬，不敢再跪，还非常和蔼地拉了弄巧起来，一起去传膳。

章栖悦站起身，趁这个空当随手从靠窗的书架上拿了本书，斜靠在贵妃椅上翻阅。

整个过程娴熟自然，再简单不过。可她斜倚在那里，就让人觉得满室都有风月

相邀。

花嬷嬷拉着弄巧来到茶水间，传膳的活计自有小太监去做，“你倒是跟我说说，咱主子有什么忌讳，可别让老身不小心开罪了主子。”

弄巧赶紧摇头，仿佛做错了事，声音很低，且越来越小，“不，花嬷嬷的手艺是好，是弄巧多嘴，小姐今日戴两个小簪子远比一个好看。”

花嬷嬷闻言故作不悦地沉了脸，“跟嬷嬷还撒谎，你忘了咱们伺候的是同一个主子，都是为了咱主子好。我还能嫉妒你们，跟你们抢良媛不成。我不是良媛身边的老人，心里比你们还忐忑，良媛有什么忌讳，一定要告诉嬷嬷，别让嬷嬷惹了良媛不高兴，被良媛放下去。”

弄巧赶紧摇头，“不会，不会，主子待人很好，性格也好，只是主子最近不高兴才看着难以相处。其实主子平日可好了，也没什么忌讳，做错了事也不会被罚。刚才的事，是奴婢多嘴了，只是主子平日对穿戴要求很高，无意中说过那么一句，奴婢就卖弄了。嬷嬷相信我，我没有说嬷嬷的意思。”

花嬷嬷看着弄巧真心认错，再想想婉婷沉默寡言的样子，不禁疑惑两个看起来不怎么聪明的人，怎么能在良媛这样一看便很有主见的主子身边伺候多年，还是贴身伺候的！

花嬷嬷想到刚才主子平静无波、令人捉摸不透的样子，心中不禁一凛，“弄巧，以后小姐有什么忌讳提前跟嬷嬷说，宫里并不像赵夫人教你的那样可怕，只要一心为主子，主子好咱们就好，认准这一点就行。”

弄巧见花嬷嬷确实没有不悦的样子，顿时松口气，“多谢嬷嬷不介怀。”

花嬷嬷见状立即笑了，眉眼上的纹路都平添了慈爱，“瞧瞧，你们以后才是主子身边的一等大丫鬟，要压得住场。”

弄巧呵呵一笑，平日不怎么起眼的眉眼，在她的笑容下有着顾盼神飞的美韵。

花嬷嬷以为是自己眼花，刚想再多看一眼，小树立气冲冲地掀开帘子进来，“花嬷嬷，弄巧姑娘，厨房太过分了，说什么过了午膳点，没有膳食了，让小的空手回来了！”

花嬷嬷闻言顿时怒了，“好大的胆子！”

弄巧隐隐皱眉，为主子捏了把汗。夫人说宫里的奴才狗眼看人低，现在小姐情绪低落让她们谨慎做人，等小姐缓过神来，再让她们新仇旧恨一起报。

花嬷嬷掀开帘子出去，走了几步又折回来，“你去伺候主子，这件事先别说，我去看看。”

弄巧点点头，看着花嬷嬷走远，立即提着裙子跑进正殿，把事情卖给了主子。

章栖悦翻看着书册，莹白的手指如玉般捏着书籍的一角，眉头没皱一下，“花嬷